

逼人民幣升值並非良藥

□紀頌鳴

以爭取選票而「消費」中國、中國的人民幣匯率的行為，成為美國政客們履試不爽的選舉催化工具。但今時今日，無論是英國倫敦街頭의騷亂，還是美國華爾街住下了抗議的群體，西方社會人士越來越認識到，金融危機帶來的經濟危機，源頭在西方社會自身，逼人民幣升值並非解救美國經濟的良藥。

中外連線



臨近美國大選，各方勢力都積極評估自身的選票來源，經濟不景之下，改善就業無疑是取悅選民的最好選項。有美國國會參議員又唱起「中國政府操縱匯率」的老歌，指人民幣刻意的低下的匯率讓大量的中國貨進入美國，減低了美國企業的競爭力而導致失業人口增加。他們想要向選民顯示其應對中國操縱匯率行為和改善美國就業的決心。但今時今日，無論是英國倫敦街頭의騷亂，還是美國華爾街住下了抗議的群體，西方社會人士越來越認識到，金融危機帶來的經濟危機，源頭在西方社會自身，逼人民幣升值並非解救美國經濟的良藥。

西方經濟一蹶不振

從次貸危機開始，美國就進入了經濟噩夢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經濟體一蹶不振，虛擬經濟的泡沫惡果越演越烈，復蘇緩慢。為挽救金融危機引發的美國經濟危機，美國政府採取慣用的手法，不惜財政血本。不斷冲高的財政赤字和美國國債，卻又把美國經濟由「金融泡沫」轉向「財政泡沫」，惡性循環更引發出一場債務危機。危機之時，美國兩黨不忘相互刁難、指責，直到債務上線到期的最後一刻，才終於達成一個暫時性協議。當兩黨相惡暫時收兵，美國國會中又有人把禍水東移，再次把國內矛盾外移指向人民幣的匯率問題。

議論風生

香港高等法院上訴庭9月27日裁定，特區政府在港珠澳大橋環評司法覆核中上訴得直，意味着工程可以重新啓動。可惜的是，由於受到官司的阻撓，大橋工程已延誤了大半年，預料建造成本增加65億港元，全港市民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全長近50公里、工程造价逾700億港元的港珠澳大橋，是一項關係到香港長遠發展、關係到香港與珠三角以至全國經濟融合的大型基建工程，前後討論十幾年。大橋內地工程已於2009年12月15日動工，香港段原定去年初動工，沒想到即將動工之際，一位靠綜援為生、幾乎目不識丁的朱老太竟提出司法覆核，質疑大橋工程的環評報告沒有評估臭氧、二氧化硫及懸浮微粒的影響，是不合理和不合法的，高院原訟庭今年4月判朱老太勝訴，大橋工程因此延誤了大半年。直至日前上訴庭裁定港府上訴得直，才為工程掃除了障礙。

環評案虛耗公帑

今次事件令人震驚之餘，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朱老太何以會有如此專業的環保意識和法律知識呢？她又何以會有這種勇氣和膽量提出司法覆核呢？其實，上訴庭作出判決後，朱老太自稱什麼都不懂，今次是在「瞞查查」之下做了「傻婆」。事實證明，朱老太只是受人擺布的扯線公仔，幕後的策劃者才是這宗官司的始作俑者。代表朱老太提出司法覆核的律師名為黃鶴鳴，是公民黨執委，並身兼九龍東支部副主席一職，到此真相終於大白。儘管公民黨一再否認與今次司法覆核有關，但事實勝於雄辯，是非黑白，市民心中一清二楚！

雖然政府勝訴了，工程可以立即上馬，但香港市民為這場官司付出的代價是：工程拖延令納稅人額外付出了65億港元的成本，還有70多項工程受影響，涉14萬個就業職位。65億港元是怎樣一個概念？在目前的經濟環境下，如果以基層市民平均每人一天生活費約65元計算，65億港元相當於近30萬基層市民一年的生活費！去年香港特區政府擬申辦2023年亞運會，向立法會申請撥款60億元，結果遭立法會否決，其中公民黨議員全部投反對票。議員反對申辦亞運的理由是勞民傷財，可是公民黨成員以司法程序阻撓港珠澳大橋工程，一下子將65億元公帑丟入大海，這難道不是勞民傷財嗎？

爭居權無事生非

樹欲靜而風不止，有人披着專業的外衣，以維護法律和正義為藉口，無事生非，興風作浪，損害香港整體利益，危害社會穩定。更甚的是，除了港珠澳大橋的司法覆核，公民黨還被指涉及外傭爭取居港權案，可見有人為了達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簡直是無所不用其極。相信市民不會忘記，去年公民黨和社民連發動違憲違法的「五區補選」鬧劇，白白浪費了納稅人1.26億多元公帑。政府為了堵塞補選方面的漏洞，防止議員隨意辭職再補選，避免再浪費巨額公帑，早前推出遞補機制，公民黨卻極力反對，可見他們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搞亂香港，以便渾水摸魚。人在做，天在看，律師的神聖職責是維護公正公平，但訟棍卻利用他們的專業知識，進行亂港禍民的勾當。廣大市民應擦亮眼睛，看穿這些訟棍、政棍的真面目，用手中的選票向他們說不，別讓他們的陰謀得逞！

社會過度政治化是極度危險的。香港已陷入泛政治化的泥沼，經濟問題政治化，社會問題政治化，民生問題政治化，文化問題政治化，法律問題政治化，整天吵吵鬧鬧，內鬥內耗，社會不斷分化，這是香港市民願意看到的結果嗎？

美國參議員一個跨黨派小組又正式推出針對人民幣匯率的提案，希望加強美國對匯率的監控體系。理由是，中國非法的匯率操縱直接影響了美國就業，使家庭受損。該法案要求財政部每年兩次向國會報告對兩種匯率的判斷。該法案一旦通過，將使財政部面臨更大的壓力，必須對匯率操縱國給出明確判斷，而且使政府有權將貿易法用作反擊武器，以彌補匯率給國家製造業帶來的損失。

提案者是把造成美國經濟整體下滑、失業率被推高的責任全部推給了人民幣匯率而非美國政府的無能。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Sherrod Brown）表示，推動人民幣法案有利於平衡中美貿易，中國現在的貿易體系明顯影響了美國在多個方面的競爭力。他說，美國對中國的態度還不夠強硬。他指出，由於中國，他所在的俄亥俄州中有很多中產階級受到影響，很多教師、消防員和警官被辭退，很多工廠被迫關閉。

美高消費依然強勁

連美國教師、消防員和警官失業的責任都要中國的人民幣匯率來承擔，實在是走得太遠而匪夷所思。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Mitt Romney）近日將中國放在競選活動的中心，他向選民承諾說，他將在中國「欺詐」時對中國採取措施。美國的黨派權力之爭的政治戰，先開打的卻是針對中國的貿易戰，似圖安撫民心，爭取選票。

同樣，美國總統奧巴馬不久前公布了總額4470億美元的就業刺激計劃，其內容包括將工人和小企業業主所需支付的工資稅削減一半、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進行支出、向地方政府提供補助金以避免其裁減教師人數等。此項建議實施順利，預計奧巴馬可以順應民意獲得更多連任選票。但奧巴馬的就業刺激計劃中並沒有再逼人民幣升值來限制中國商品進口，以此來提升美國製造業。奧巴馬並沒有天真到可以讓美國人民不仰賴中國貨而自力更生、自給自足進而達到擴大就業的目的。因為他知道，逼人民幣升值，減少中國製

造在美國的大商場中出現，並非減少失業，拯救經濟的良藥。

雖然遭遇金融危機，經濟不景，但美國高消費市場的特點依然強勁。美國去年進口比上一年平均增加了23%，但中國對美國市場的出口根本達不到這個增長率，所謂的人民幣匯率影響，中國的廉價產品並沒有因此攪亂美國市場，產生增加失業的後果。因為，去年開始，中國出口到美國的鋼鐵只增加了4.4%，玩具、遊戲機只增加了7.7%，服裝增加了18.1%，大大低於美國的平均進口增長率。

雖然，今年前8月，中國出口增速仍然達到23.6%，對美國的出口總體增長了20%左右。不過，代表中國「品牌」，被視為影響美國就業的經紡產品卻在西方市場開始下滑。瑞銀經濟學家喬納森·安德森，分析計算了今年上半年美國和歐盟的進口資料後發現，中國輕工製造業的份額開始下滑，從曾經的50%減少到了48%。逼人民幣升值，不會對美國就業有很大幫助，卻會提高向美國進口的成本，進而影響中國產品出口到美國。

國會議員「消費」中國

中國製造在美國減少，並不能增加美國就業，亞洲其他一些國家出口到美國的產品增加比例比中國要大得多。中國鞋子原來在美國市場處壟斷地位。去年，印尼向美國輸送了超過21億美元的鞋子，增加了42%。今年前7個月，孟加拉紡織品出口到美國增加了43%，達180億美元。美國NIKE公司的產品過去大部分都在中國加工，2009年，此品牌的產品有51%在越南加工。某種意義上，人民幣升值帶來的中國產品的出口困境，卻讓東南亞其他國家對美出口撿了便宜，直接吞食了中國企業的出口市場。鷸蚌相爭，讓漁人得利了。

說到底，就業成為國會議員們在2012年大選中的熱點關注問題，政客更關心的是選舉中取悅民衆的心理因素，而不是經濟治理的根本。他們力求在選民最為關心的美國經濟拯救方案上打出再逼人民幣升值討好選民的牌，這種以爭取選票而消費中國、中國的人民幣匯率的行為，成為美國政客們履試不爽的選舉催化工具。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10月5日，街舞愛好者在比賽前熱身。當日，湖南省街舞邀請賽在長沙市賀龍體育中心舉行，來自湖南省各市州的街舞愛好者們匯集一堂。

西方債務危機十大矛盾

□中國光大集團董事長 唐雙寧

國際話題

西方深陷債務危機。到2010年，無論是按國際公認的「債務餘額/GDP 60%」的警戒線，還是「財政赤字/GDP 3%」的警戒線，希臘、愛爾蘭、意大利、比利時、西班牙、葡萄牙、法國、德國、英國、加拿大、美國、日本均已超標。特別是希臘，由於未實現既定的財政緊縮目標，債務違約風險驟升，引起金融市場動盪。9月12日，希臘一年期國債收益率飆升至117%，兩年期收益率也接近70%，五年期信用違約互換(CDS)價格飆升937個基點，創歷史新高，成為全球最貴的信用違約互換產品。數據顯示，希臘政府今年前8個月的預算缺口達181億歐元，擴大22%，目前其現金僅夠維持運行至10月。從技術上看，希臘已經「破產」。目前，意大利主權債務又被降級，進一步增加了歐債危機救援的難度。

這裡我不想羅列已經充斥於網絡和報端的數字和事實，只想分析其已經反映和可能反映的十大矛盾。

為選舉競相提高福利

一是超高福利與政治體制的矛盾。西方政治體制表面看核心是「三權分立」，真功夫是競選。競選靠四大台柱：第一是競選實力，包括黨派實力、資金實力即廣告拉票能力等；第二是自身形象，包括有無醜聞、外貌形象、親民動作等；第三是伶牙俐齒，要有聰明頭腦和高能辯才；第四是利益許諾，不管真金白銀還是空頭支票，先許諾了再說。而二戰以來西方普遍實行超高福利政策，養成超高福利習慣，形成超高福利文化，並且胃口越昂越高。為了選舉的需要，各參選黨派就不得不競相承諾提高福利的價碼。

「超高福利文化」的「無限性」與民主政治體制趨向的「極端性」形成尖銳矛盾，並由此產生出第二個矛盾，即兌現競選承諾與財政能力的矛盾。為了兌現競選承諾，就得提高財力；為了提高財力，就得增加稅收。但是西方逐漸的人口老齡化、勞動力成本上升化，

造成產業空心化，就產生了第三個矛盾，即經濟衰退與增稅的矛盾。據歐盟統計局最新數據，歐元區GDP環比已從一季度0.8%跌到二季度0.2%，創09年以來最低水平，其中作為歐元區火車頭的德國僅為0.1%，法國更是原地踏步。三季度預測數比二季度還低。

經濟衰退增不上稅，又要維持黨派權力和爭取連任，就得實行赤字財政，大肆舉債，這就產生第四個矛盾，即保位與欠債的矛盾。為了保位而欠債，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欠債越來越多，雪球越滾越大，就形成了債務危機，就得減少赤字。

「減赤」引發民衆抗議、消費低迷，帶來進一步的經濟衰退、失業增加，反過來又導致稅收下降、赤字增加，這就出現第五個矛盾，即克服債務危機與經濟衰退加劇和社會動亂的矛盾。現在示威遊行和騷亂已經此起彼伏。

自身解決不了「高債務」

高債務問題自身解決不了，就要向其他國家求救，這就產生第六個矛盾，即德國等國的救助意願與救助代價的矛盾，換句話說就是德國人豈能替希臘人埋單？默克爾是想救歐元的，但她面臨着要歐元還是要選票的問題，左也不是，右也不是。這也是德法等國口惠而實不至的原因。德國解決不了，歐洲央行能否幫助解決？英美等國由於是自主貨幣國家，還可通過債務貨幣化（變相賴債）來解燃眉之急，比如推出新的量化寬鬆政策，政府向央行發債償還到期債務。這樣一方面把通脹禍水引向新興經濟體，一方面若干年後央行再公布免除政府債務，或者乾脆再掩飾一下，加長導火索，發它個百年長債，後人埋單。

這樣做，美聯儲可以，但歐洲央行難。首先德國的議會就難通過。即使歐洲央行有意這樣做，歐元區債務國又何止「歐豬五國」？就可能出現各高債國爭搶「貨幣化額度」的亂局，這就是第七個矛盾，歐洲央行體制與債務貨幣化解決方式的矛盾。

同時，目前不僅是西方高債國的融資需求高峰，也是西方銀行體系的融資需求高峰，西方銀行體系的融資需求與其總負債的比率大多達30—40%，這就產生第八

港事港心

近日，有關港珠澳大橋環評及外傭居港權兩宗司法覆核案，使公民黨「以法亂港」的險惡用心暴露無遺。因為這兩案都是由公民黨煽動訴訟，誘使和唆擺某些市民向香港的法治挑戰。難怪在10月2日舉行的「城市論壇」上，有聽眾怒斥公民黨是與市民對抗、出賣香港利益的「訟棍黨」。

給政府添煩添亂

首先，公民黨煽動朱婆婆對政府興建港珠澳大橋的訴訟，不僅使整個工程延誤了半年多時間不能動工上馬，而且白白浪費納稅人65億元公帑，並使數以萬計的工人沒有工開，可見其危害之大。而現在事實很清楚，代表朱婆婆的律師團隊正是公民黨執委黃鶴鳴及郭榮鏗。但直至10月2日，公民黨的頭目梁家傑仍一口否認該黨唆使朱婆婆打官司及包攬訴訟，並胡說什麼「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案是提升香港環保標準的重要里程碑，但大衆沒感謝提出上訴的朱婆婆」云云。

其次，外傭居港權的司法覆核案，公民黨的李志喜是外傭的代表律師，這難道也能說明該案與公民黨無關嗎？況且，在高等法院於9月30日裁定《入境條例》妨礙外傭申請居港權的條文違反基本法後，令本港社會各界擔心會有大批外傭湧港。這顯然是給香港政府添煩添亂。因為外傭一旦取得居港權，必定對本港的教育、醫療、房屋、就業造成沉重的負擔，直接影響香港的繁榮穩定。

如所周知，外籍家庭傭工明知合約訂明不能獲得居港權，也明知全亞洲都沒有相關的先例，況且這些外傭在香港所獲得的新金、待遇與自由，均已是鄰近地區中（包括新加坡等）最好的。在這種情況之下，公民黨竟出面為這些外傭爭取居港權，這難道不是「以法亂港」，陷香港政府與市民於不義嗎？

梁家傑大放厥詞

不僅如此，有關數字顯示，目前在港住滿七年的外傭有12.5萬人，而據本港家庭傭工僱主協會的有關調查指出，當中更有65%受訪者表示一定會申請居港權，僱主協會擔心判決會引發外傭移民潮，對香港社會造成很大衝擊。這就有力地駁斥了梁家傑散布的所謂「外傭居港權雖然開了綠燈，但應該沒有問題的，也應該不會有大量外傭申請來港居留」的怪論。

另外，梁家傑所說的所謂「四大關卡」（包括是否在港有慣常住所、家庭主要成員是否在港、是否有合理收入、是否依法繳稅）可有效控制有關申請的說詞也是自欺欺人，誤導大衆。因為據入境處提供的數字顯示，去年八千宗外籍人士申請居港權個案中，能通過「四大關卡」的個案已高達九成，可見根本就沒有任何阻攔作用。

梁家傑一方面「以法亂港」，另一方面又偽裝以「慈善之心」安撫市民，其手段之卑劣簡直是壞到極點。有鑑於公民黨近年「知法玩法、以法亂港」的惡行，本港有社團已列出公民黨「禍港」的「十一宗罪」，以正視聽。

補貼長途乘客

□希 爾

最近智經研究中心建議政府資助乘坐交通長途線的乘客，每月最多為300元，無需入息審查，預計每年公帑開支約13億元，惟有前朝高官卻大唱反調，他認為無需經入息審查便補貼長途旅客，是把派錢博掌聲制度化，對香港這個世界第一的自由經濟，實在是有害壞、無建設。他並且質問：「智經是否認為恆常搭乘長途線的人絕大多數是低收入人士？」

對於這位前朝高官的反應，筆者並不感到意外，也不以為然，因為有些人就是不吃人間煙火。現在香港市區和新界地方表面上沒有多大分別，但是傳統的商業區還是集中在中環、銅鑼灣、油尖旺，以至九龍灣、鯉魚涌等一帶地方。正所謂「有頭髮邊個想做癲痢」，若果市民可以承擔得到，有誰會刻意搬到屯門、天水圍、東涌等地方居住，然後每天付上昂貴的車資、賠上數小時之時間返工、放工？就算有亦不多吧。住在偏遠，已經是一種變相的「入息審查」、「資產審查」了。就是因為市區樓宇太貴，市民才迫於無奈遷往偏遠的地方，若不，便要「死慳死抵」，住進的「逼逼狹狹」的市區劏房方便返工，這是一般打工仔所面對的主要問題。

智經的建議具針對性，就算是「無辜」地補貼了小部分非低收入人士亦不算什麼罪過，反正車費貴是鐵一般的事實，補貼300元亦都是統統跑進公共交通機槽口袋，「錯貼」就當作給予他們願意遷往郊區，有助人口分布的一點點鼓勵吧。

我們應該欣賞他們的貢獻，而不是嫉妒他們「無端端」多了300元。況且，一般「有頭髮」而「專登做癲痢」的應是不多。

個矛盾，高債國政府融資需求與銀行融資需求的矛盾。

上述種種辦法解決不了問題，只好債務展期。債務展期產生第九個矛盾，長痛與短痛的矛盾。短痛可以讓高債國破產（當然破產也會帶來一系列問題需要另行研究），長痛是否就能解決問題？說不定會經歷更多的劇痛，最後便更多的低債國破產。

長痛短痛都不行，歐元區可否再前進一步成立「歐羅巴國」？歐元是歐元區貨幣體制的象徵，「歐羅巴國」是歐元區財政體制的象徵，這個設想可行麼？這就出現第十個矛盾，歐元區貨幣體制與財政體制的矛盾。不用說無人強扭，強扭的瓜也不甜，德國人不幹，我為什麼替希臘人埋單？希臘人也不幹，寧當雞頭不當鳳尾，小國之君也比大國小民風光……

貨幣財政體制相矛盾

上述十大矛盾的第一推動力仍是西方超高福利和政治體制的矛盾。如果西方不解決政治體制上的「極端民主化」和文化上的「超高福利主義」，十大矛盾難以解決，暫時解決也是飲鴆止渴。

我曾經在雷曼倒台時講過金融危機w型大寫到小寫走勢的觀點。今天回過頭看，08年金融危機是「心梗」，心梗的特點是死得快，但服了硝酸甘油救助也快，各國立即聯手救助等於服了硝酸甘油。硝酸甘油等於急救，但要時時備用，治標不治本。而目前的債務危機是癌症，癌症的特點是死得相對慢（相對心梗而言），但救治也慢，如未擴散，可以開刀動手術；如已擴散而擴散範圍、程度有限，可以多次開刀，同時施以中醫療法，這樣或許有救（有的癌症病人還真就康復了）。如此說來，債務危機通過手術的辦法割去毒瘤，再用中醫的辦法逐步解決「政治體制的極端民主化」和「文化的超高福利主義」悖論，或許也可有救？那麼雷曼倒台是w型的大寫，之後並未如一些人講的v型反轉，連續出現的迪拜、高盛、兩房等是w型大寫後的小寫。

這次債務危機寫得有點大了，但目前看還沒有雷曼大。如按手術加中醫療法，可能也是一次「相對大」的小寫？否則，則難說。諸位可以拭目以待。